

景明刻本鹽邑志林

仇舜徵通史它石卷下 鹽邑志林第四十一帙

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胡夏客

鄭宸敷訂閱

曾孫仇祚熙重輯

唐之天下本太宗所有當晉陽始事之日高祖顧
太宗曰今日破家滅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
是高祖之天下亦太宗奉於親而享之者高祖初
以建成爲太子何其誤耶繼治之世立長以從順
興王之世立功以定爭此不易之道高祖不計興
王之功而謬以繼治之法處其家致太宗不幸有

事于玄武門也使高祖如文王爲心舍伯邑考而立武建成法泰伯之德甘遜以讓國太宗取有庠之封親愛以因心豈不處之各得其當者乎
衛遜陽羨人少習詩書學劒遊并汾間唐高祖始建義旗遜以勇藝進備行列洎擒竇建德遜持挾鎗劒前後突翼太宗奇之天下定錄其功拜將宿衛以母老乞歸詔許之旣而以孝敬睦閨門以忠信居鄉里及卒邑人懷其賢祠於荆溪以平生弓甲懸廟下歲時祠祭而國史缺書其人許渾過其廟題詩于壁以序其事詩云武牢關下護龍旗挾

槃彎弧馬上飛漢業未興王霸在秦兵纔散魯連
歸墳穿大澤埋金劒廟枕長溪掛鐵衣欲奠英魂
何處問葦花楓葉雨霏霏嗚呼始事功臣史氏不
爲立傳者不止一衛將軍也閱許集拈出

夏書堯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又東出陶丘

云

云杜佑鄭樵輩謂濟自莽末旱塞不復截河南

渡而以水經依取禹貢爲疏故唐高宗問許敬宗
禹浮濟漂達于河何今濟漂斷不相屬對曰堯濟
自溫入河湫地南出爲滎澤又湫而出曹濮之間
汶水從南入之故書又言浮汶浮濟不言合於河

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河也敬宗蓋亦本截河溢出之意不知其時無復溢出滎口者初濟既入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洑行達滎陽而遂溢爲滎爾今之歷下等處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河之水正濟所溢故今阿膠止濁住吐下隔而疎痰以濟之性趨下清而下重故治淤濁逆上之病以今諸水固不同情辟之九夏辰風冷熱亦各有隧豈謂必無水過水哉涇渭分流南零會地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者未必盡然也許敬宗謂濟入河洑地南出亦以味別以

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惟中冷爲天下第一泉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得職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異分皆可辨之此陸羽所以於揚子江心候南零之水而張江州亦記嚴瀨揚子南零水之不同劉伯芻李季卿品天下水各有不同昔師曠易牙俞兒張華王邵皆能辨於淄澠自有此理蘇子瞻謂中江北江以味別亦本乎是

廣記太白嘗爲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以刺嚴武後陸暢復爲蜀道易易于履平地以佞韋臯臯大喜

賜羅八百匹太平廣記云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賀
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爲文白出
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嘆數四號爲謫仙人新唐
書嚴武傳曰武在蜀放肆房琯以故宰相爲部內
刺史武踞慢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
白作蜀道難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新唐書據范攄
雲溪友議言之耳按唐書撫言載李白始自西蜀
至京在天寶初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嘗見李集
一本於蜀道難題下注諷章仇兼瓊也考其年月
近之矣謂危房杜者非也新唐書第弗深考耳沈

存中筆談亦云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名首詣之
白出蜀道難時乃天寶初也嚴武爲劒南在至德
已後肅宗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率多舛誤今
將以何說爲是乎予以臆斷之則其說皆非也史
不足徵小說傳記反足信乎所謂嘗見李集一本
於蜀道難下注諷章仇兼瓊者山谷黃魯直嘗於
宜州用三錢買鷄毛筆爲周惟深作草書蜀道難
亦於題下注云諷章仇兼瓊也然天寶初天下又
安四郊無警劍閣乃長安入蜀之道太白非狂者
乃拳拳然欲其嚴劍閣之守不知將何所拒乎以

此知其不爲章仇兼瓊也嘗以全篇詩意與唐史參考之是蓋太白初聞祿山亂華天子幸蜀時作也若曰爲房琯杜甫章仇兼瓊而作何至始引蠶叢開國終言劒閣之險復及所守匪親化爲豺狼等語哉引喻非倫是知其不爲章與房杜也按唐史哥舒翰兵敗潼關不守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當時臣庶皆非之馬嵬父老遮道諫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舍此欲何之又告太子曰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爲主建寧王倓亦曰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

中原之地拱手授賊既上至扶風士卒潛懷去就
往往流言不遜比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千三百
人而已太白此時蓋已深知幸蜀之非計欲言則
不在其位不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己故作
是詩以達意也間君西遊何時還者君字非泛然
而言猶杜子美北征詩恐君有遺失及君誠中興
主之義所謂君者明皇也西遊者西幸也何時還
者言既幸蜀矣何時可還中原而爲生靈之主也
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者語意蓋自楚辭招魂
中來言蜀都之樂不如早還中國之樂也吁詩意

亦微而顯者與信如是則白上皇西巡南京歌胡
爲而作也耶曰蜀道難是初聞上皇倉惶幸蜀之
詩太白見得事理不便者如此情發於中不能已
於言也西巡南京歌是事已定之時代人致頌之
辭也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朝廷處分已定太白不
在其位可復更爲異議乎然則太白又爲宋中丞
撰請都金陵胡爲稱美蜀都欲使上皇安居之耶
曰此亦白代人之作也操辭者太白也命意者宋
中丞也太白方依於中丞敢不從中丞之意而自
爲異論乎此又不辯而自明矣

唐中華武事不競監軍誤之也韓昌黎續集有送
汴州監軍俱文珍序不入正集李漢以文珍監軍
中貴故爲公諱之西水門亦公作記云貞元十四
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
朔成其徒昌黎韓愈請紀其成績內有監軍是咨
司馬是謀二句諸本及石刻皆有此二句閣本刪
去之蓋閣本公晚年所定疑其惡監軍二字而刪
之耳提學彭雲田嘗語曰君子捉筆撰文字凡是
非毀譽之間不宜草草恐不其然終當噬臍予退
而思之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

朱文公悔作紫岩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作秋壑記李西涯悔作玄明宮記諸公當日無乃失之草草或者亦有不得已而然乎

唐興元元年太尉李懷光與逆臣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告之懷光責演芬曰我以爾爲子柰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旣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易心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殺之以其兵反德宗奔梁州貞元元年河東節度使馬燧等討懷光諸軍平河中懷光縊死

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其子璀入見上以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臣非不愛其父與家族顧力不能回耳上曰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更有何策及懷光誅璀亦自殺

嗚呼石演芬明於大義而不睚眦恩死之得其所視丁建陽之養子呂布李克用之養子存孝霄壤也李璀密以父不軌告德宗人倫有五君臣爲大

從其倫之大者忠也但欠爲父伸理激亂之故由
盧杞讒妬使然則忠孝兼之矣已而從父以死是
也當時有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子歸其屍
使收葬得非德宗念瓘乃爾耶是詔當行於命馬
燧行討之初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解
圍特宥其子此天討之餘恩也瓘雖得是命直當
以不死讓餘兄弟不然瓘之告父特爲自免之策
而已與安慶緒相去無幾也處人倫之變者辨諸
論韓愈平淮西碑曰春秋論戰勝功賞必歸功于
以之者李愬淮西之功謂非裴度督戰以之耶韓

愈碑文體裁莊麗足重國紀懇娶唐安公主女出
入禁中訴碑文不實帝詔斲其文更命學士段文
昌爲之以歸功于懇或云憲宗疑裴與黨故抑其
文或又疑李逢吉與裴初議不協皇甫鎛忌韓愈
陰毀爲黨致爾及觀裴度纂述蔡邕用兵帝之憂
勤機畧皆歸功于君上不敢以元功自居者野史
云蔡州舊有吳少誠德政碑後勒韓文監石相對
少誠碑流汗爲泥雖金石之物似亦有知何諸人
見反不及耶蘇內翰錄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
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

世有段文昌陳無已云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李商隱讀韓碑有詩

云

云

落句曰願書萬本頌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

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爲封禪王檢明堂基劉夢得嘗言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伐叛矣此才人忌能常態耳夢得詩云城中晨鷄喔喔鳴城中鼓角聲和平此美勲之入蔡須臾之間賊無覺者又落句始于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昇平時此署平淮之年也又朝廷功業臣子遭逢皆有冥定裴公未第時已有藩鎮兵事一日